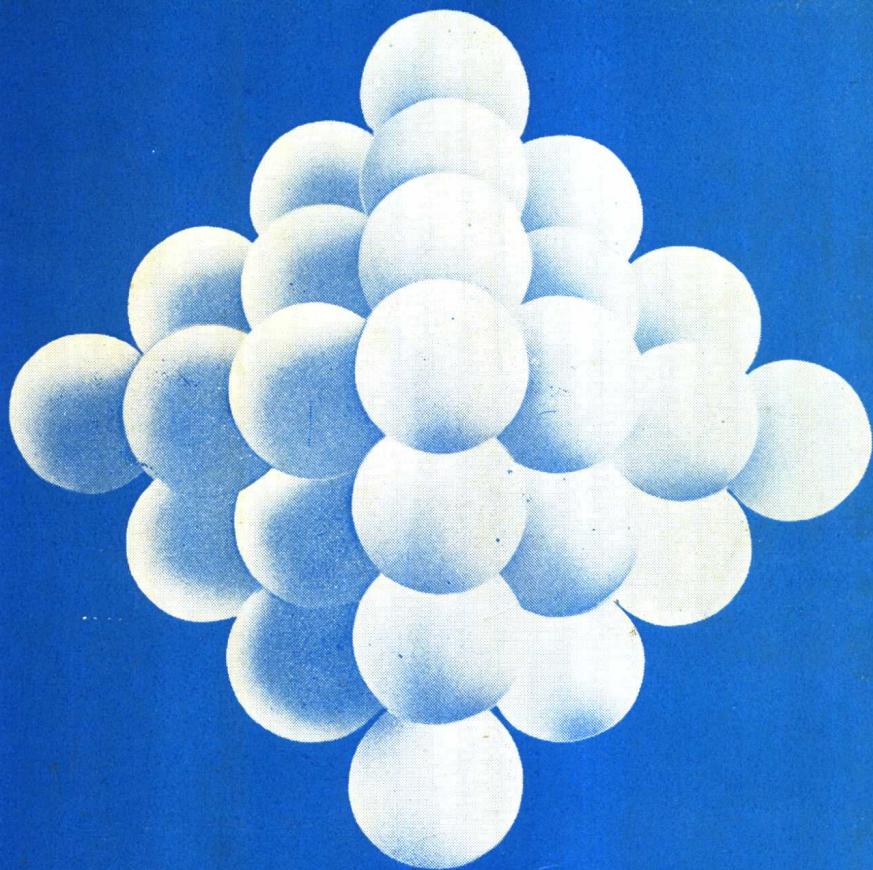




中國新文學叢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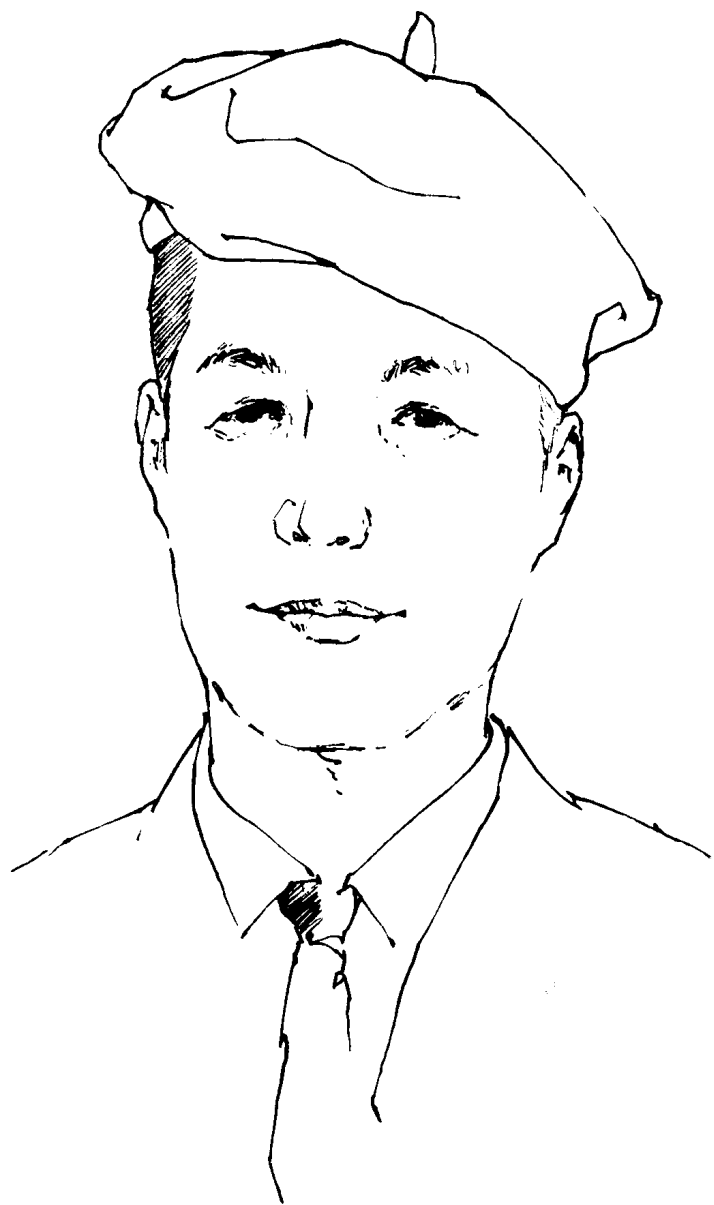
楚卿自選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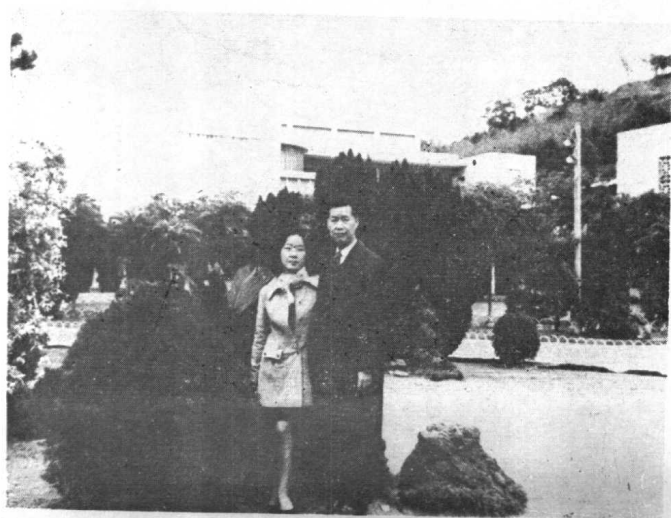
黎文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44 刊叢學文新國中

楚卿自撰集

黎文明化事業公司印行







我總以標榜用思想寫作，因為在人類一切行為上，什麼都可能成為奴僕；惟有思想，即使在奴僕之中，它仍是主人。

無論有多大才能的，要從事創作，就得在思想裏煎熬自己；如果不用思想煎熬自己，而期有所創作，最好及早放棄這個企圖。

我認為人性最偉大的部分，就是打不倒的那一部分；因此，寫作的人，要破人性，剖析人性，甚而是暴露兩端人性，都無不可。

如果認為是暴露人性就是罪惡，偏袒人性也應該是罪惡。而且我要問：人性既然那樣脆弱，經不起暴露兩端，人性還有什麼偉大的地方？

目 錄

素描	一
生活照片	二
手跡	三
評傳	四
今宵酒醒何處	五
離離草	六
人性的反射	七
天涯夢	八
夜冷月白	九
生命的解剖	一〇
琢石記	一一

綠茜滿園	一七三
一張報紙兩面看	一七九
且吃這塊蛋糕吧	一九一
朦朧曠野	二〇五
牆	二二七
宴罷	二三五
春之讚禮	二五三
殊途同歸	二七五
大漠孤煙	二九三
作品書目	
作品評論引得	

評 傳

楚卿，真實姓名爲胡楚卿。民國十五年除夕出生於川東秀山大平垭——詳細的軍事地圖上都找不到名字的小地方——因爲它距離湘西最大市鎮里耶只有三十華里，六歲的時候就遷到那裏去了。所以他就一直以湖南人自居——他現在的籍貫是長沙，早就忘記他川東的產業和那兒的遍地土匪。

他讀過幾年私塾，四書、左傳和幼學瓊林還能倒背如流。在三個母親的照顧之下，在老一輩人安土重遷，教抽雅片的「毒化」之下，在討大媳婦早婚的羈縻之下，也只把他留到十三歲。從那以後，他就離開了湘西。長沙大火之前他到了長沙，然後就跟着時代的浪潮到處漂流了。十五歲那年，他以親身見到的長沙大火爲題材，寫了一篇報導，冒充二十歲的青年去應徵贛州正氣出

版社特約記者的工作，結果他得到了一張有經國先生簽章的特派記者派司跑遍了西南西北。那分證件因為沒有貼上自己的相片，三十年在貴州鎮遠採訪日本俘虜營的一次遊藝會上被當地黨部書記姓何的以爲是偽造證件而予以沒收了。那時他在正氣出版社的青年報寫的不多，都是報導和地方特寫。他也用胡超的筆名在西南各地的報紙上寫稿，產品也不多。

當時的流亡學生走到那裏，政府就盡量給他們方便。給他們有書讀、給他們公費，楚卿也沾了一點光，他讀了好幾個學校，有湖南的，四川的，貴州的和雲南的。三十七年夏天他在武昌的國立湖北師範學院畢了業。實際年齡才二十二歲。

楚卿離開湘西，曾在家鄉惹過麻煩，這個麻煩正描寫出他的少年不羈的本性。那個地方很不開通，他又是四川來的，原就遭到排斥。他十三歲的時候家人爲他娶一個比他大五歲的表姐爲妻，他不要，偏偏看上當地離他住家不遠頗有權勢人家的一個漂亮乾女兒，追得發狂，吃了大虧。他大爲不滿，悄悄地把那家人出資修建的一座廟裏的菩薩丟在河裏而逃走了。

抗戰時期，湘西，特別是里耶鎮，是川黔湘鄂四省邊區桐油集中的地方，對時代的反應較爲敏銳，有上千的男女青年，奔向外面，從軍求學或工作。楚卿是那批同年的青年當中最先從大學裏畢業的一個——換句話說，直到三十七年，里耶的大學畢業生少之又少——家鄉父老忘記了他兒時的荒唐，約他回去主持校政。他因爲喜歡流浪，而且要看看新光復的國土，三十七年七月

取道上海來到了臺灣。

楚卿跑遍了西南各處，北邊到了赤峯，本集裏選的「大漠孤煙」就是他從大漠裏得的印象，而把民國二十五年的故事移注上去。那種大漠狂沙、牛羊奔騰如海的北國風光，真令人嚮往，楚卿有幸看到了。他也走過雷多公路，參加去印度的遠征軍（他十三歲的個子就像現在高，以後就沒再長過。）做軍中的政工人員，那時年齡也不大，自然是跟着老師跑的，如同他未讀貴陽師院以前在黔北小縣道真做督學之類的工作，都是老師提携的。

楚卿和他老師之間的感情，從他在新生報上發表的幾篇「懷夢草」散文裏可以看得出。他少年時間有太多刻骨銘心的感情記憶，是安放在他的老師身上的。他教書二十多年，愛護他學生的心情就是從愛護他的那些老師身上承繼來的。

他的童年是在那種遍地土匪、殺戮、罌粟而又被外界遺忘的土地上過的。狗一叫就得趕快從後門溜走的那個世界，他既厭惡而又懷念，他的第一首長詩「西水之戀」寫盡了這種感情。十四歲離開家，在外面流浪了三十七年，抗戰期間曾有過門未入的難言之痛，現在釀出了一腔的故鄉之戀，故國之思。他的長詩「我的思念呀在家鄉」、「洞庭湖濱」（都收在「生之謳歌」詩集裏）和第一部長篇小說「長河」都是這種思與感之下的產物。

少年羈旅，有過多次的會面和認識，也有過多次的離別和傷感，他的感觸敏銳而深沉。在貴

陽的大十字，他的第一位女友是從他的手裏被日本飛機炸死的。他只要一伸出沒有筭斗的右手，就看到一個生命在一瞬之間火光一閃化成碎片消失不見的景象。在沅陵，一次轟炸之下，三個人出去，只有他一個人回來。在西南西北道上他攀車搭黃魚，從三層汽油空桶上摔下來跌得半死，在黃平山頂上翻車二十一個人只剩下他和司機，在湘桂黔鐵路上他曾坐過五等火車而又遭到日本飛機的前後兜着轟炸……這種種的血與火的鍛鍊，使他的心志堅決而又滿懷愛心。他在作有關寫作的演說和告訴他的學生的時候，特別標榜出民本與仁道——他最恨不民主不仁道的人！

由於他高標民本與仁道，加上他學教育，而又偏於心理方面的研究，他的小說屬於人性分析的多，故事傳述的少，他歌頌善良與仁道，而對不善良不仁道的他就赤裸地把他們加以剖析，從人性根本上把他們暴露出來，使其無所隱遁。他的大部分長短篇小說都有這種趨勢，本集所選的「且吃這塊蛋糕吧」最爲明顯；但是楚卿即使用筆如刀，赤裸裸地暴露人性的邪惡，他卻充滿了一腔的愛心。這個集子裏的那一篇小說的底層裏不是安置着一顆烘熱的愛心？人性有的邪惡到連教育都無能爲力的時候，也許只有用愛心去拯救它了。

楚卿原是一個敢於愛敢於恨、性情直率真摯、講大原則不講小節的人。這幾年來，性情直率等仍然沒有改變，但已經只敢愛而不敢恨了。不，不是不敢恨，而是不要恨了。

他一來臺灣就教書，教遍了東西南北各處的學校，每到一個地方，學生工友他都搞得很好，

同事也處得不壞，就是和校長之間的關係搞不好。因為他學教育，曾經是大教育家羅季林教授的得意門生，爲他提過皮包跑過幾個學校，也得了羅教授的一些真傳。於是他以行家的眼光，年輕而又服膺真理的盛氣，對那些不講教育原則的就要放大炮。十年二十年前是這樣，今天還是這樣。他早就該去做校長的，但是，這個教育系科班出身的連個什麼主任組長都沒做過，遑論其他。

楚卿的興趣廣泛、辦事能力很強，而且有他的一套概念。但是，就沒有人欣賞他這些地方。在臺中一中幾乎所有的老師都在外面兼課，楚卿的書實在教得很好，就沒有人請他去兼課，他就是去活動也活動不到，於是率性躲在家裏啃他的書本。他原在逢甲兼教了幾年統計和應用文，卻因爲他和現在這位夫人結婚而告吹了——因爲這位夫人是逢甲的學生。

也許有人認爲楚卿敢愛是指狹義的愛女人——女人誰不愛？但是他在這方面有着我們一般人辦不到的「超凡入聖」的地方，是的，楚卿幾乎「見了女人就愛」（這是他前任夫人的語氣）他卻有一個原則，那個原則是他的雷池，是他的石階。到那一步就那一步，不越過就不越過，他自己的原則守住了，任何人對他的猜測與物議他都視如無物。他常說：「一個人連自己都不相信，還有什麼可信的？」

換句話說，楚卿的愛心是屬於「思想」，而非「感情」，或者說是經過思想陶冶過的感情，尖銳而不刺人，遲鈍而不模稜，但是，誰要這樣人的愛心？楚卿的寂寞之處在此。

在沒有說到楚卿作品之前，似乎要說一說他的生活與家庭。四十二年他和管瓊結婚，成了當時的社會新聞。對他傷害很大，他沒有吭氣。他們有過一段艱苦奮鬥，但是，很不幸的，五十五年春夏之際，管瓊和他毗離了。那時他帶着兩個釋小的女兒住在臺中，全心全力為照顧孩子而獨居了六七年，在年齡上說那是他人生裏的黃金時代。到了六十一年五月才和現在的夫人相戀結婚。這段時間他的心靈和物質上的負擔都很重，除了兩個女兒需要他照顧，他的新夫人還是逢甲三年級的學生。但，沒有壓垮他。他的作品仍然不斷地出現。

初來臺灣的那些年間，楚卿是以詩人身份出現於文壇的，在當時師範等人編的「野風」上寫過不少的詩章，而且結集出版一部名之為「生之謳歌」的詩集。據說楚卿還有很多的詩在寄給友人唐靜予之後而告失蹤的。那批詩中除了「稻穗之歌和我歌稻穗」一首（該詩胡品清教授法譯中國詩選裏收集了一段）還有底稿外，其餘的都已散失。

四十三年以前楚卿在臺北，和浦尙、田湜、勞影、劉非烈、司馬中原等人往來。從那以後，他去了花蓮，也開始轉向小說方面的研究和創作。五十年八月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長河」，這是以他的故鄉為背景的一部反共的鄉土小說。接着他寫了很多的短、長篇。出版的有「迴旋路」，這是一部病理心理分析的小說，裏面的人物有他和劉非烈、勞影等人的影子。

五十三年他搬到臺中，這段時間裏的作品極為豐富，每個月都有近十萬字的產品。但銷路並

不理想。五十四年他參加日本舉辦的奧林匹克國際寫作競賽的「稻草球」獲小說獎，除了增加他寫作的信心和結識日本中譯名家上村知行，川端一二友人之外，並沒有增加他的產品銷售量。他仍然到處遭到退稿（稻草球本身就遭過退稿的），他的作品仍然不為大家注意，除了像丹冶、洛夫、蔡文甫等他的好友知道他的作品是怎樣的程度之外，很少引人關心，要不然就像他的「楚卿小說選」被隱地評得一文不值。而任何的選集（像中國文學大系，不能不選他的一篇湊數之外）都不會選上他的作品。但是，楚卿的作品真是那樣不值一顧嗎？請你試着讀讀這部選集，就會有你自己的答案。

由於他第一次婚姻的痛苦和對時代的憂念和過往的反芻，他的一部三十萬字的「萬花入夢」寫得很結實，（文壇連載後至今未出書）。「楚卿小說選」出版之後，有人說他不會說故事，於是他寫了一部「不是春天」（文壇出版）。是以層出不窮幾十個故事串聯的。但仍有極大的心理分析的趨勢。

前年陸軍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一部二十萬字的「日月光華」，是由他寫的電影劇本「國父傳」改寫回來的。五十三年他到了臺中，李升如先生請他為某電影公司寫幾個劇本，國父傳、岳飛傳和天河怨。他都寫成了，其中兩者還在中影公司放置了好幾年，才由他委請師範為他討回來。他一氣之下，把岳傳撕掉，把國父傳改寫為「日月光華」，由青年戰士報連載完畢。

「不是春天」是以開麥拉的方式寫成的，不需要多少改變就可以照拍的好電影劇本，可是，有那一家電影公司去留心它呢？他們情願化幾十萬台幣去買瓊瑤的東西，人的幸與不幸，真是很難說的。

他的短篇小說很多，已結集出版的有文星版「楚卿小說選」、商務人文庫的「天涯夢」和「稻草球」；結集未出版的有臺南某書局買去七年還沒有出書的一部。（他自己連名字都忘記了）。現在，除了這部白選集，家裏還有五十多篇小說，十多萬字的散文，以及各類劇本和詩。

這個集子裏的十六篇小說，除了「天涯夢」、「人性的反射」和「生命的解剖」已出現在已版的集子外，都只發表而未入集的。大部分都是近幾年的作品，可見他的生產力還旺盛得很。

除了寫作，楚卿也譯了很多東西。索忍尼辛的「癌症病房」是索氏未獲獎之前他就譯好的，（這件事情，楚卿很感激痲弦，因為他告訴痲弦有這本書而且預料這個作者將來必獲諾貝爾獎時，痲弦就鼓勵他譯出來），得獎之後才由文藝連載出版。此外他譯有「孤兒」（清流出版）「再見，昨天」、「民族晚報連載完畢，未出書」、「銀色山莊」（文藝連載完畢）等長篇和結集由清流出版的「普立茲短篇小說選集」。以及一口氣一年之內為開源譯的五本暢銷書「火燒核能雷廠」、「雙生子恩仇記」等。

楚卿現年五十歲，教書二十八年曾經打算退休養牛蛙，勢有未可，只好仍執教鞭。他下課之

後，就是閱讀和寫作，學校工作從不帶回家裏。除在文藝創作方面已有上說的成果，他也在學術方面下過功夫。他著有「離騷評註」、「西洋教育思潮發展史」、「格式塔心理學概論」、「教育實際問題舉隅」等書，並譯有「心理分析」及最新的「結構心理學」等，均未出版。

楚卿的最大樂趣是把枕頭墊高，靠在床上看書，疲憊了就悠然入夢。

這雖名之為評傳，但作者的歲月還久，因為沒有「蓋棺」，自然還不能「論定」。但他已經有的成果擺在這裏總是事實，所以我樂意這樣的寫了。

丁 穎

六十五年七月
於臺中